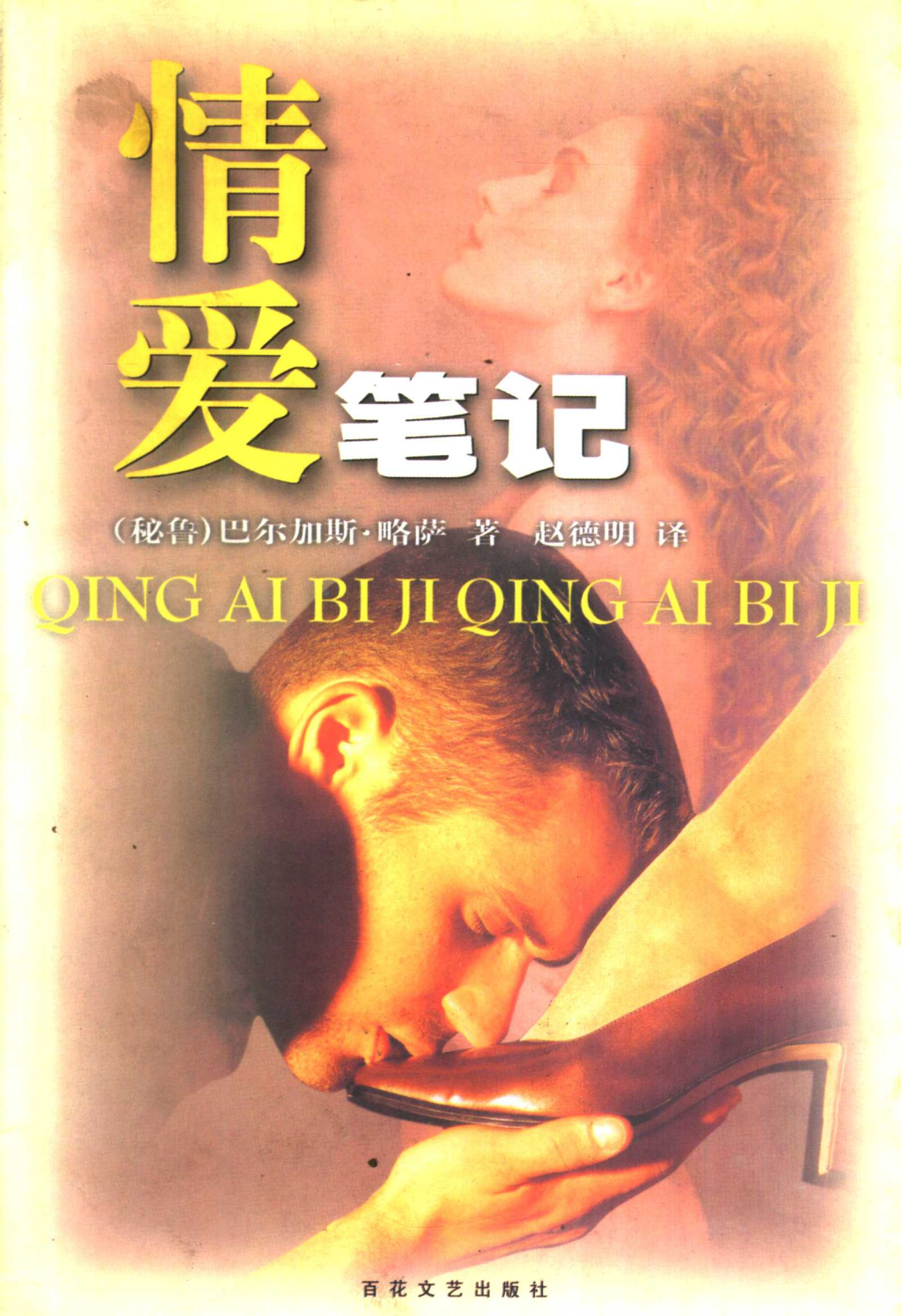


情爱笔记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man in profile, leaning forward and kissing a woman's high-heeled shoe. The woman's face is visible in the upper right, looking upwards. The entire scene is bathed in a warm, golden-yellow light, creating a romantic and sensual atmosphere.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 著 赵德明 译

QING AI BI JI QING AI BI JI

百花文艺出版社

QINGAI 情爱笔记 BIJI

巴尔加斯·略萨 著
赵德明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爱笔记/(秘鲁)略萨(Llosa, M. V)著;赵德明译. —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5306-2898-4

I. 情… II. ①略… ②赵… III. 长篇小说—秘
鲁—现代 IV. 17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36444号

ALFAGUARA



© 1997, Mario Vargas Llosa

© De esta edición:

1997, Santillana, S. A.

本书由西班牙卡门文学版权
代理公司授权译成中文出版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l.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2.5 插页3 字数250千字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定价:18.50元



巴尔加斯·略萨与本书译者赵德明教授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能够使读者耳目一新、拍案叫绝的长篇小说。

小说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保险公司经理利戈贝托由于不能容忍美貌绝伦的继任妻子卢克莱西娅与其年幼的儿子阿尔丰索的暧昧关系，盛怒之下将其赶出家门，然而旋即而至的对于爱妻的朝思暮想则又使他无时无刻不在进退维谷中忍受着痛苦的煎熬；与此同时，悔不当初的卢克莱西娅也希望能有机会来与受到伤害的丈夫破镜重圆。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绝顶而又不失天真情趣的始作俑者阿尔丰索不失时机地穿针引线，经过一番天衣无缝的精心策划，终于使情缘未了的父母捐弃前嫌，恩爱如初。

与以往此类作品不同的是，作者并不是着力于对一桩家庭绯闻案的大肆渲染，而是通过故事当中人物在特定环境中性爱

焦渴的微妙心理，纵横捭阖，匠心独运地采用想象和虚幻的手法，从社会、家庭、宗教、伦理以及文学艺术的角度，对情爱世界的内涵和本质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探讨，正如一位西班牙评论家所指出的，本书“是一部关于想象性爱快感的不寻常作品，同时又是关于性爱快感详尽而不可思议的记录。”

目 录

一	阿尔丰索重登家门.....	(3)
二	埃贡·希勒的小动作.....	(25)
三	图画的游戏	(71)
四	痛苦的小阿尔丰索.....	(108)
五	阿尔丰索和女孩们.....	(145)
六	匿名信.....	(187)
七	埃贡·希勒的拇指	(225)
八	镜中的野兽.....	(263)
九	谢拉顿饭店的约会.....	(303)
	尾声：一个幸福的家庭	(346)

附录：情爱的诱惑

——关于《情爱笔记》的采访录..... 尹承东 译(374)

译后记..... 赵德明(385)

人,做梦时是神仙,
思维时几乎是乞丐。

——荷尔德林,《徐培里昂》^①

我不能根据我的行动给我的
生活做记录;命运早已经把我的
行动能力打倒在地了;我根据
我的想象力来记录我的生活。

——蒙田^②

① 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作家。《徐培里昂》是他的唯一的长篇小说。主要诗作有《致德国人》、《狄奥蒂玛》、《人》等。

② 蒙田(1533-1592),法国作家。代表作:《随笔集》等。

一 阿尔丰索重登家门

有人敲门。卢克莱西娅去开门。她站在门框中，一眼就看到了在奥里瓦尔大路两侧生长的歪七扭八、颜色花白的树丛的衬托下阿尔丰索那一头金黄的卷发和那双蓝色的眼睛。周围的一切在她眼前旋转起来。

“母亲，我非常想你。”这唱歌般的声音令人记忆犹新。“你还生我的气哪？我是来向你赔礼道歉的。你能原谅我吗？”

“你呀！你呀！”卢克莱西娅一手抓住门把手，一面靠在门框上。“你真不害臊！还有脸到这儿来！”

“我是从美术课上跑出来的。”阿尔丰索强调说，一面把绘画练习本和色笔拿出来给继母看。“我真的特别想你。你脸色怎么这样苍白啊？”

“天啊！天啊！”卢克莱西娅双腿一软，一下子坐在门口附近的仿古木凳上。她双手捂住眼睛，脸色仿佛一张白纸。

“你可不能死啊！”小家伙惊叫起来，他真的害怕了。

卢克莱西娅太太——感觉到那孩子走进门来——，睁眼一看，那稚嫩的小模样正在关门，随后走到她身边跪下来，一面抓

住她的双手不停地揉搓一面惊慌失措地说道：“你可不能死啊！求求你，可别气坏了身体！”她极力克制自己不再发作；开口之前，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她缓缓地说起来，一面感觉到随时有可能会说不下去。

“我没有事，已经好了。你会来这里，真让我想不到。你怎么敢这样？难道你就一点良心也没有吗？”

阿尔丰索一动不动地跪在地上，极力要亲吻继母的手。

“母亲，求求你原谅我吧！”他哀求道。“我求你了，求求你了！你走了以后，家里全乱了。我有好多好多次下课以后就偷偷跑到你这里来悄悄地看你。我很想敲门，可是不敢。难道你就永远也不原谅我吗？”

她态度坚决地说：“永远也不原谅你。你干的那些坏事让人一辈子都不能原谅。你这个坏蛋！”

但实际上，她那双黑黑的大眼睛与她那番严厉的一席话截然相反，一面流露出好奇、得意甚至温柔的神情，一面观察着他那乱蓬蓬、卷曲的金发，那颈部蓝色的小小血管，那金色发卷半包围的耳轮，那套在蓝色西装和灰色制服长裤里的柔软身躯。她闻到了他身上由于踢足球、喝酸奶、吃冰激凌而散发出来的少年气味；她又听到了他那刺耳的尖叫和变嗓的声音，这在她的记忆中也时时产生回响。卢克莱西娅太太的双手忍受着那张小嘴巴鸟儿啄食般的亲吻。

阿尔丰索哭哭啼啼地说：“母亲，我非常爱你。也许你不相信，我爸爸也还爱着你呢。”

正在这时，胡斯迪尼阿娜走了进来，她那桂皮色的苗条身材

穿着一件带花罩衣，头上蒙着头巾，手里拿着掸子。看到客厅里这个场面，她愣住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通向厨房的那扇门旁。

“小阿尔丰索！”她惊叫一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小阿尔丰索！真让人没法相信。”

“你瞧瞧，你瞧瞧！”卢克莱西娅太太为竭力表现心中的愤怒，便大着嗓门喊道：“他还有脸来这个家！他毁了我的生活，又捅了堂利戈贝托一刀！可他还敢来求我原谅！还敢跑到这里流他那鳄鱼的眼泪！胡斯迪尼阿娜，你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东西吗？”

可即使她说这番话的时候也没有从阿尔丰索那里抽回自己那双纤细手；而后者尽管哭得浑身乱颤，可依然不停地亲吻着她那纤细的手指。

“小阿尔丰索，请您走吧！”小女佣说道。她是那样地慌张，竟然无意间用“您”而不是“你”来称呼那少年。“你没看见把太太气成什么样子了吗？走吧！走吧！”

“只要她说原谅我了，我马上就走。”那孩子哀求道，一面哽咽着一面把脸埋到卢克莱西娅太太手中。“胡斯迪尼阿娜，你连个问候都不说，开口就骂了我一通。我怎么对不起你了？我可是真的也喜欢你啊！你离开我家那天夜里，我整整哭了一宿。”

“得了吧！瞎话篓子，你就是说出大天来，我也不信。”胡斯迪尼阿娜一面给卢克莱西娅太太整理头发，一面说道。“太太，我给您来一小杯白酒吧？”

“来杯水就行了。你别担心，我已经好了。一看见这小子来这里，真把我给气坏了。”

终于，她不带半点粗暴的意思从阿尔丰索那里抽回了双手。那孩子仍然跪在她的脚下，但是已经不哭了，虽然在极力克制着再发出啜泣的声音。他的眼睛哭红了，泪水在面颊上留下一道道痕迹。一线口水还挂在嘴角边。卢克莱西娅透过蒙住眼睛的泪水，依稀看到那笔直的鼻梁、那红润的嘴唇、那小小的尖下巴、那雪白的牙齿。她真想给这张小脸蛋一个耳光，真想撕破这张圣婴般的面孔。真是假冒伪善！这个犹太！真想咬断他的喉咙，像吸血鬼那样吸干他的血！

“你父亲知道你在这儿吗？”

“母亲，你怎么会这么想呢！”那孩子立刻用一种说悄悄话的口吻回答说。“要是他知道了的话，天晓得他会怎么对待我呀！虽然他一直没有说起你，可他在想着你，这我心里很清楚。除了你，他白天黑夜谁也不想。我敢向你起誓。我是偷偷来的，从美术课上逃出来的。下学后，我每星期去上三次美术课。你看看我画的画，好吗？求求你，原谅我吧，好母亲！”

“太太，不能原谅他！让他滚蛋！”胡斯迪尼阿娜端着一杯水进来了。卢克莱西娅接过来喝了几口。“您别让他那套甜言蜜语和那张漂亮脸蛋给骗了。他整个是魔鬼的化身，这您很清楚。他肯定会干出更卑鄙的勾当，要比那第一次坏得多。”

“别这么说，胡斯迪尼阿娜。”听阿尔丰索说话的声音，好像他又要哭起来了。“母亲，我向你发誓：我后悔极了。我根本没意识到我那时干的事情，向上帝保证。我那时也不愿意出事。

难道我会愿意你离家走掉？难道我会愿意家里就留下我和爸爸？”

“我可不是自己离家出走的！”卢克莱西娅咬牙切齿地训斥道。“是利戈贝托把我给轰出去的，就像我是个婊子一样！这都是你搞的鬼！”

“母亲，你可别说脏话！”那孩子举起双手哀求道，脸上显出一副不能容忍的神情。“你可别说脏话。这对你不合适。”

卢克莱西娅太太虽然既痛苦又愤怒，却差一点要笑起来。嘿，说脏话对你不合适！这孩子是不是太敏感、太好动感情了？胡斯迪尼阿娜说得有道理：这是一条长着天使模样的毒蛇，是魔鬼的化身。

那孩子突然高兴地欢呼起来：

“母亲，你在笑！你笑了！这么说你已经原谅我了？说呀！说呀！母亲，你已经原谅我了！”

他快乐地拍着手，那伤心的神情已经从蓝色的瞳孔中消失了，那里闪烁着一点野性的火花。卢克莱西娅太太发现他手指上有墨汁的痕迹。尽管她极力克制自己，她还是动了感情。难道会再次激动得昏迷过去？真荒唐！进门的地方有一面镜子。她从那里看到了自己：表情已经改变，一抹红晕染上了面颊，胸脯激动地一起一落。她用机械地拉了拉晨衣，企图盖住袒露的胸口。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会如此地厚颜无耻、居心叵测、诡计多端？胡斯迪尼阿娜猜中了她的想法，那目光好像在对她说：“夫人，坚强些！不能原谅他！可不要冒傻气呀！”她一面极力掩饰着心中的困惑，一面小口喝着杯中水。水有些凉了，她觉得很

舒服。那孩子急忙抓住她另一只空闲的手，重新亲吻起来，一边饶舌地说：“母亲，谢谢你。你真好！我早就知道你心眼好，所以我才敢上门来看你。我给你看看我的画。咱们谈谈埃贡·希勒^①吧。谈谈他的生平和绘画。我还想给你讲讲我长大了做什么，还有好多好多事情要说。你早就猜到了，对吧？母亲，我要当画家！对，当画家！”

胡斯迪尼阿娜惊慌地摇摇头。室外，马达的轰鸣和喇叭声搅乱了圣伊西多罗街区的黄昏；卢克莱西娅透过小餐室的薄窗帘依稀看到橄榄树那光秃的树枝和多结的树干，一副早已变得亲切友好的外貌。不能再软弱下去了，是做出反应的时候了。

“好啦，阿尔丰索，现在你让我高兴高兴。马上走吧！请吧！”她说话的口气是严厉的，但已经不是发自内心的了。

“好吧，母亲。”小家伙一下子跳了起来。“我听您的。以后永远听您的话，一切都听您的吩咐。您看着吧，我一定表现得特别好。”

他说话的口气和表情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与自己的良心重归于好了似的。一绺金发在他的前额上扫来扫去；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火花。卢克莱西娅太太看到他伸手到后面的裤兜里掏出一块手帕擤鼻涕；接着，他从地上捡起书包、画夹和铅笔盒。把所有这一切都背好以后，他一面微笑着向门口退去，一面目不转睛地望着卢克莱西娅太太和胡斯迪尼阿娜。

^① 见本书第25页注。

“一有可能，我就逃学来看您，母亲。”他站在门框下，声音颤抖地说道。“胡斯迪塔，当然也包括你。”

门关上以后，两个女人伫立不动，一言不发。片刻后，远处传来皮拉尔圣母教堂的钟声。一条狗在狂吠。

“这真不可思议。”卢克莱西娅太太嘟哝道。“居然厚着脸皮跑到这里来了。”

“不可思议的是您这份好心肠。”女仆忿忿然地反驳说。“您原谅他了。不是吗？可他给您准备了陷阱让您和先生吵架啊！太太，您这是不经过炼狱直接上天堂！”

“丝毫不能肯定那就是陷阱，也不能说那些事情就是他那个小脑袋瓜盘算出来的。”

她向洗手间走去，一面自言自语地说着。但是，她听到胡斯迪尼阿娜在纠正她的话：

“当然是他盘算出来的。阿尔丰索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难道您还不明白吗？”

卢克莱西娅太太心里想：“她说的也许有理。”可他是个孩子，毕竟是个孩子啊！难道他不是个小孩？当然是了，这至少是没有疑问的。在洗手间里，她用冷手拍拍前额，又照照镜子。她觉得鼻子变尖了，鼻翼急切地在跳动，眼睛周围出现了青色的眼圈。她看到微微张开的嘴巴里舌头变成了鲨鱼皮样的斑点。她回想起皮乌拉省的壁虎和鼠蜥；它们的舌头总是干干的，跟她现在的舌头一样。阿尔丰索的出现使她感到自己的心已经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如同北方大沙漠史前遗迹一样的古老。她不假思索、机械地解开腰带，借助肩膀的抖动脱下了睡衣；绸缎仿佛

抚模似地滑过她的身体，啞啞地落到地上。堆成扁圆的绸衣盖住了脚面，好像一朵大花。

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要做什么，只是呼吸急促地双脚迈过绸衣的包围圈，然后把睡衣拉向浴盆；接着，她脱下花边内裤，一屁股坐进盆里。你在干什么？卢克莱西娅，你要干什么？她没有笑容。她一面尽量让急促的呼吸平静下来，一面双手打开冷热两个水龙头，时而试试温度，时而增减着冷、热水，时而松松或紧紧喷头，因此水流时冷时热、时强时弱、时而迅猛、时而平缓。她的下身不停地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扭动，直到找到合适的姿势为止。这样最好。一阵战栗通过脊柱传遍了全身。出于对那个近半年来反复被她骂的孩子的怜悯，她心里一再嘀咕：“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也许他就是那么做的。”也许他并不坏，也许不坏。顽皮、机灵、爱吹牛、马马虎虎。但是心地不坏。“也许不坏。”种种心事翻腾上来，仿佛开水锅里的水花。她回想起与利戈贝托相识的那一天，想起这位嫖夫的大佛爷耳朵和放肆无礼的鼻子，认识以后不久，就和他结了婚；她还回想起第一次见到丈夫前妻的儿子的情景；那孩子身穿水手服——带锚的小帽子、蓝制服、金纽扣——；想起后来逐渐发现和学会的事情，住在巴兰科时的生活，那出人意料、充满想象力、紧张的夜生活；她记得利戈贝托为了同她一道开始新生活而在巴兰科兴建的住宅，记得丈夫和建筑师为设计她的新家而发生的争吵。从那时到现在他和她经历了多少事情啊！脑海的形象来来去去，模糊、变形、混杂、连续不断，如同这轻巧的喷头把水的抚模送到了她的心坎上。